

世界尽头是北京

绿妖——著



非外借

世界尽头是北京

绿妖 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SHIJIE JINTOU SHI BEIJING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尽头是北京 / 绿妖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9.1

ISBN 978-7-5598-1348-0

I. ①世… II. ①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54625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 9 号 邮政编码: 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张艺兵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(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三路 18 号 邮政编码: 100176)

开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32

印张: 10.125 字数: 200 千字

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。



成
为
更
好
的
人

再版序 | 严肃的不着调

绿妖

距离写《世界尽头是北京》已经过去了十二年。

十几年前，北京一套房子是几十万，聊天软件是MSN，街上有两种出租车，夏利每公里一块二，富康一块六。朋友教我晚上怎么辨认夏利车：找车灯不那么亮的。

最高档的奢侈品都在国贸和王府井，是时尚女编辑借衣服首选。她们自己买衣服去日坛商务楼和秀水二号，东四小店有外贸一条街，加上动批（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），可以让会过日子的女孩慢慢淘。

中国的时尚杂志正在升级洗牌，本土的先倒掉了，接着是外刊资源薄弱的，最后只剩下几家巨无霸时尚杂志活下来，这个过程很快。

我二〇〇二年进入时尚杂志时，它还延续着八九十年代的北京文艺氛围，周边晃荡着很多不着调的人，我的作者里有星

期三去旅行的主唱、未来的新锐导演李霄峰、未来的著名编剧顾小白……我曾约朋友李霄峰帮我采访歌手阿杜，知道这件事后，我俩的朋友都震惊了：你怎么敢让一个沉默寡言的人采访另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？

稿费千字三百，一篇人物稿一千多块，可以支付四环内一间两室一厅房子的月租。钱挺经花，所以在小说里，八千块钱值得夏永康慨然出手。产生了一个“自由撰稿人”的阶层，每月写几篇稿子就能活得不错。

大家那时也没什么钱，晚上饭局散场后，一伙人站在北京冬天的街边，看到是富康就缩回手，继续像企鹅一样倒腾跺脚等一块二的夏利。没人觉得这样掉价，反而有种故意往粗糙里整的劲儿。白酒，喝最便宜的二锅头，范儿正。很难解释范儿是什么，可以理解为（不乏矫情的）社会风气。谁聚会时一直谈工作谈房子，会被鄙视活得太务实。我们活在社会腾飞的前夕，社会还没被商业和资本格式化，积极、商业、上进，这些在当时不是什么好词儿，我们严肃地不着调着。

作者不着调，从业人员很多也来路不明。很多编辑、造型师、摄影师都没有正经学历（比如我），整个行业还残存着九十年代刚有时尚杂志的拓荒氛围，我们是这里的第二代。既然是荒野，那就往哪儿走都可以。它给人一种自由和公平的错觉，仿佛只要你付出代价，这个行业就可以回报你一切。这一点它特别像当时的北京，一个适合冒险家的行当。

十二年过去了，据说现在的时尚行业都是名校毕业生，那些文学青年不知都去了哪里。MSN，动批，东四外贸小店，四环内月租一千的两室一厅的房间，一块二的夏利，国贸地铁口卖藏族首饰和卖《新京报》的小贩，还有为朋友的八千块钱出手的江湖浪子，都烟消云散了。同时消失的，还有那个有着粗大孔隙、容纳奢侈品牌也容纳不着调的穷鬼来来去去的蛮荒之地。

改变的还有小说的名字。小说原名叫《北京小兽》，首版于二〇一二年，六年后，这个书名也不合时宜了。一切都变了，但是年轻人初次进入一座大城的感受没有变，人行天地间，追逐欢乐与希望的孤独长跑没有变。这本书还没有完全过时。

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六日

序 | 美如过接布

柏邦妮

一 动物

几个月前，绿妖推荐我读李娟的《阿勒泰的角落》。写得真好。李娟的好，像植物。天生天养，自给自足。“木末芙蓉花，山中发红萼。涧户寂无人，纷纷开且落。”她的好，如同山中芙蓉花。并不因为你观赏她，而格外繁盛些，也不因为冷落她，而格外萧条些。因为她生长在自然中，有一种辽阔宁静的孤独。辛苦，但并不痛苦，因为内心没有挣扎，欣然坦荡。

但是李娟的阿勒泰，不是我们的生活。那是我们向往的，我们遗失的，早已被工业文明遗弃的旧世界。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？谁能写出我们的世界？并不和谐美好，狰狞而残酷，但却是我们扎扎实实，艰难存活的丛林。

于是我读到了绿妖的《世界尽头是北京》。有人说，北京

是一座“但见本质”的城市。一切表象到了这里，都将脱落。本质即是，我们都是动物。藏起伤口，从一个人退缩到一个带壳的生命。是坚强的蚂蚁，是只有一只眼睛的熊，是迟钝而固执的犀牛，是割掉鳍的鲨鱼，是好斗的獒犬，如此种种。然而，这仍旧是表象。

真实的我们，是什么动物？

小说中确实出现的动物，只有流浪狗。冷酷的主人公们，对它们倾注了过度的感情。女主角认为，心里的破洞和碎片，破胸而出，变成了一条狗。“它是从我心里跑出去的动物。……它其实已经死了，在它明白再也没人会带它回家时它就已经死了。”

二 群落

植物有根，有土，于是有了家。动物没有，流浪狗没有。《世界尽头是北京》的原名，叫《北京小兽》。

小说里并非只有一只动物，而是构成了一个群落。作者并没有赋予他们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。他们的联系并不紧密。即便在某一个时刻，他们产生了深刻的理解和同情，进入了对方的生命，最后也是聚如蜉蝣，散如漂萍。这群动物，他们的共同点，也许就只是孤独。孤独是他们的武器，也是唯一可奉献的礼物。吐出了唯一的孤独，使他们不安，于是又想把孤独攥回手里。人物之间的张力，来源于此。

这群动物，色彩鲜艳，层次错落，品性斑斓，生存轨迹迥异。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小生态。我想，这是作者着迷的原因。

三 城市

毫无疑问，这本小说是在写北京。但是没有一个人物，是生于北京。这些异乡人，他们改变了样貌、口音，改变了习俗和人际，但是却改变不了故乡。每个人的头顶都悬浮着一个故乡。在这座光鲜亮丽的大城上方，悬浮着无数个县城、农村、荒废的工业老城，无数个“一眼就能看到未来”的地方。

“过去，像双肩背包一样随身背在他们身上，所以，北京并非一座城市，它是许多城市的幻影叠加，它的记忆里有无数城市的过去。”

所以，这座城市永远太挤。

这让我想起尼尔·盖曼的《美国众神》。众多移民来到美国，把他们的神灵也一起带来。所以在美国，几乎有全世界所有的神灵。时代更替，众神衰落，人们信奉新的神灵：高科技，新媒体，核武器……于是，新旧神灵，要决一死战。

生存在北京的动物，在他们身上，新与旧的众神之战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

所以，这座城市永远太疼。

作者宣称她恨这座城市。但是在她的笔下，常常出现这样

的段落：“白天越来越长，如果天气晴朗，六点多钟，路灯已亮，太阳刚落，余晖均匀柔和地晕满半边天空，粉红接着浅紫，一个色阶一个色阶地弱下去，直至深蓝。那一瞬，天空就像一座花园。”

又或者，“太阳正是落山前最辉煌时，把所有云朵都染成金色。天空犹如一座黄金之城。她看得眼睛都变成金色。眨眼之间，云朵已变幻图案，犹如万马奔腾，金色的、紫色的、灰色的野马驰骋天空，狂野壮观。”

我没有注意到这样的景象，大概因为，我没有凝视过这座城市。凝视，需要时间，也需要距离。

这本小说，写的是“一种凝视”。

四 故事

这本小说的结构很古怪。故事的第一部分，在高潮即将到来前结束。故事的第二部分，是女主角的前史闪回。故事的第三部分，平行着另外几个人物的线索，却并不在故事层面交织，仅仅是对照，映照。同时平行的，还有第一部分故事的后续闪回。

这样的写法，应该叫任性吧？

什么样的故事是好故事？在我学写标准化故事的时候，老师说，好故事能用三句话讲完。而不标准化的故事，我想就是，三句话讲不完。三句话讲不完，所以写了六年，写了十三万字。

标准化故事的规则还包括：要有统一的主人公，统一的地点，统一的时间。每个出现的人物，应该发生人物关系。他们的关系变化，推动故事的发展。有明确的主题，高潮和结局。有明确的起承转合。而这些情节点的设置，也有规律和分寸可循……

这些规则，《世界尽头是北京》一个也没遵守。于是，它获得了小兽一般的自由。不靠因果，不靠联系，从而获得了自由气息，流动蜿蜒，漫无目的。不靠悬念，不靠冲突，没有一口饮尽的冲动，从而获得了魅力——跳跃，丰富，独立。反复咀嚼，越发有劲。

朱天文说侯孝贤的电影，是“不规则的蔓延”。生命本身，是不规则的，不标准的。她写的不是故事，是生命。生命本身，不是清晰的一条线，而是混沌的一团。

她写的是完整的一团生命。

五 过接布

这是绿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在此之前，是随笔散文集《我们的主题曲》，是短篇小说集《阑珊纪》。在此之后，生长在她写作脉络上的，接续《世界尽头是北京》的作品，是短篇小说《少女哪吒》《硬蛹》。

《我们的主题曲》是直抒胸臆的情绪。《阑珊纪》开始编织故事，有模仿痕迹，在商业和自我之间挣扎。《世界尽头是北

京》略有些吃力，抛却标准化故事，尝试写自我生命体验。我以为《少女哪吒》《硬蛹》最好。真实，准确，深沉，微妙。不再有故事，不再有欲望，盈盈一体，饱满如水滴。从直觉到自觉，作者走过了一个创作历程。

为什么要读《世界尽头是北京》？如果它不如后者完美。

去年，我们共同的朋友车向原和白略一起走访江南乡村，寻找渐已消失的民间手织布。那些布匹美不胜收。传统的手工业，皆有一种大工业时代无法企及的美，那是消耗浸润的时光之美。

各种纹理的手织布中，我最喜欢过接布。一个图案织好了，不是咔嚓一声剪断，而是接茬织起下一个图案。为此，织女们要缝合一千两百个线头。过渡的那一小块，就是过接布。因为不可复制，因为用心良苦，反而有一种不规则的美。一种无用的美。

《世界尽头是北京》美如过接布。

我想写的是北京这个城市本身。它粗砺，冷漠，成熟，不轻易亮出内心，还摆脱不了根子里的土。它夏天那么热，冬天又太长，生活在这城市里面的人都有一张冷漠的脸和一颗寂寞的心。早上的地铁上，傍晚的公车上，你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张张脸，不动声色，郁郁寡欢。

我想写的也是北京这座城市的过去，一座盘踞在北纬39度的干燥缺水的城市，里面栖息着数以千万计的躁动的候鸟，这些人从四面八方而来，他们从小县城，从荒废的工业老城，从那些“一眼就能看到未来”的地方，从我们所有人来的地方，来到北京。过去，像双肩背包一样随身背在他们身上，所以，北京并非一座城市，它是许多城市的幻影叠加，它的记忆里有无数城市的过去。

目 录

再版序 严肃的不着调（绿妖）\ i

序 美如过接布（柏邦妮）\ v

第一部

一 没有过去的人 \ 7

二 万花筒转动了 \ 23

三 又一根火柴被划亮 \ 41

四 细小的断裂 \ 63

五 两只蟋蟀 \ 75

六 直到世界尽头 \ 91

第二部

一 荒城之春 \ 111

二 还将有陌生人来临 \ 123

- 三 封面封底 \ 135
- 四 北京小兽 \ 147
- 五 在烈日和暴风雨下 \ 161
- 六 别把隔壁的痛苦吵醒 \ 181

第三部

- 一 麦当劳里的男人 \ 197
- 二 在镜中奔跑 \ 217
- 三 中秋 \ 237
- 四 时尚女编辑 \ 257
- 五 上海滩 \ 269
- 六 再见，李小路！ \ 283

第
一
部